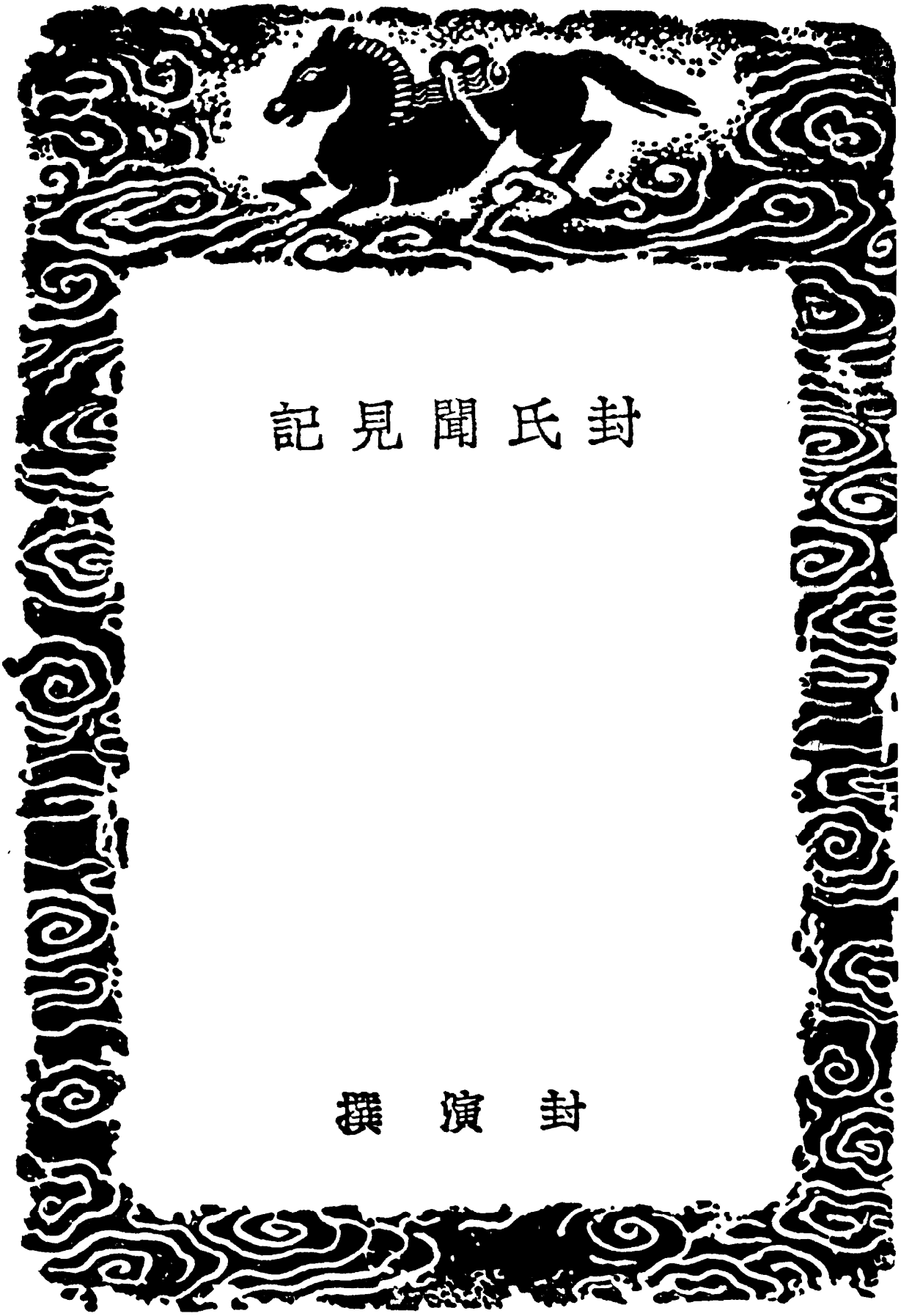
封氏聞見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封氏聞見記

封演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雅雨堂叢書學津討原幾輔叢書皆收有此書學海編次在前而刊印在後雅雨版本甚佳故據以影印並附學津本所載提要於後

封氏聞見記序

昔漁洋先生最愛封氏聞見記唐摭言二書以爲秘本可貴案封氏演唐代宗時人與陸長源友善天寶中同張柬之曾孫縕在太學先後舉進士大歷中爲縣令德宗時官至御史中丞嘗撰古今年號録一卷錢譜一卷聞見記五卷年號録錢譜二書並亡唯聞見記獨存然流傳絶少故稗海秘笈諸刻罕津逮焉前明東吳吳方山家藏是本虞山孫岷自得之秦酉巖同里陸勅先又從孫氏假録于是吳中間有藏者余倩友人訪而得之與唐摭言校刊行世尋唐書藝文志晁氏讀書志並云

五卷今所傳乃十卷翻有闕佚則似展轉相録而失其本真耳然考據該洽論辨詳明乃説部之佳者宜爲漁洋所寶愛云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封氏聞見記目録

卷第一

道教　儒教

卷第二

文字　典籍

石經　聲韻

卷第三

貢舉　制科

銓曹不全　風憲闕

卷第四

尊號　運次
降誕　金鷄
露布　甌使
定謚　明堂
武監　漳瀆

卷第五

鹵簿　公牙
官銜　頌德
壁記　豹直
燒尾　花燭

第宅　巾幞
圖畫　長嘯
卷第六
飲茶　打毬
拔河　繩妓
石誌　碑碣
羊虎　紙錢
道祭　忌日
卷第七
視物近遠　海潮

北方白虹　西風則雨
松柏西向已上闕　蜀無兔鴿不全
月桂子　石鼓
弦歌驛　高唐館已上又闕
温湯增
卷第八
歷山　二朱山
繹山　羌里城
文宣王廟樹　孟嘗饆
佛圖澄姓　巨骨

大魚腮　竊蟲
辟歷石　魚龍畏鐵
卷第九
剛正　淳信
端慤　貞介
謇諤　抗直
忠鯁　誠節
任使　禮遣
遷善　惠化
推讓　奇政

掩惡　解紛
陵壓　除蠹

卷第十

務尚　諷切
歡狎　祛惑
脩復　贊成
討論　穎悟
敏速　避忌
戲論　失悞
謬識　查談

嘲玩　慙悚

狂譎　侮謔

並目録與跋共計六十四番

内七卷空五葉未審能得全

本補其闕略否也

青歸榭藏本

原本正德戊辰歲秋八月十一日録

封氏聞見記目録

封氏聞見記卷第一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道教

本自黃帝至老君祖述其言故稱爲黃老之學戰國時圍寇蒙莊之徒著書咸以黃老爲宗師圍寇天瑞篇引黃帝之書曰谷神不死是爲元牝元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章黃帝之言而存五千之內則老氏所書同出已明矣其後學道學儒學墨諸家分明各爲一教漢武帝進用儒術黃老由是見廢後漢桓帝夢見老子詔陳相孔壽立廟於苦縣刻石爲銘今一本

作太亳州真源縣即古楚縣賴鄉也漢時屬陳國郭緣生述征記云老子廟中有九井汲一井八井皆動即其地也國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呼善行謂曰爲我語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無賊天下太平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廟于其地遂改浮山縣爲神山（一作神仙）縣拜善行爲朝散大夫高宗乾封元年還自岱嶽過真源縣詣老君廟追尊爲元元皇帝元宗開元二十一年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學者習之二十九年兩京及諸州各置元元皇帝廟京師號元元宮諸州號紫極宮尋改

西京元元宮爲太清宮東京元元宮爲缺二字宮以下缺

儒教

缺一行□□□□□□□□□□□□□□復以諸生多不精勵遂廢州縣學京師惟留國子生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興教誘國朝以來州縣皆有博士縣則州補州則吏曹授焉然博士無吏職惟主教授多以醇儒處之衣冠俊乂一作俊人恥居此任元宗時兩京國學有明經進士州縣之學絶無舉人於是勅停鄉貢一切令補學生然後得舉無何中原有事乃復爲鄉貢州縣博士學生惟二仲釋奠行禮而已今上登極思宏教本吏部尚書顏

真卿奏請改諸州博士爲文學品秩在參軍之上其中下州學一事已上並同上州每令與司功參軍同試貢舉並四季同巡縣點檢學生課其事業博士之爲文學自此始也流俗婦人多於孔廟祈子殊爲褻慢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後魏孝文詔孔子廟不聽婦人合雜祈非望之福然則褻俗所爲有自來矣

封氏聞見記卷第一

封氏聞見記卷第二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文字

黃帝史官倉頡觀鳥獸之跡以作文字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則謂之字著于竹帛而文史凡九千字所謂古文者也古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一作諧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推此六體文字太端可得而見矣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即其事焉至周宣王時太史史籀更著大篆十五篇與古

文或異然不外六書之指大篆小篆亦名籀書與古文並行春秋之時孔子之書六經皆古文也其後諸侯不統于王車塗異軌文字異制秦氏既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又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依倣大篆或加省約謂之小篆于時獄官事繁篆書不給御史程邈有罪繫雲陽獄中變篆爲隸以從簡易始皇善而用焉故秦時書有八體一曰大篆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二篆皆簡策所用三曰刻符施於符傳四曰摹印亦曰繆篆施于印璽五曰

蟲書爲蟲鳥之形施於幡信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七曰
殳書銘于戈戟八曰隸書施于公府皆因事出變而立
名者也善長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
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
餘同今書故知隸書非始于秦氏也按此書隸在春秋
之前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觀其省易有便於時故
脩改而獻非創造也漢興多因秦制通行隸書古文由
是散逸古者十年入小學者計十七能諷書九千字乃
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郡太守課最者以爲書史平帝
時徵沛人爰禮等說文字於未央庭中黃門侍郎揚雄

采以作訓纂篇并前倉頡等十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王莽居攝大司空甄豐等取四篇校定文字頗改古文別爲六體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古文之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書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以書幡信也後漢和帝時始獲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時許愼特加搜采九千之文始備著爲說文凡五百四十部皆從古爲證備論字體詳舉音訓其鄙俗所傳涉于妄者皆許氏之所不取故說文至今爲字學之宗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晉

有吕忱更按羣典搜求異字復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者是忱所益後魏楊承慶者復撰字統二十卷凡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字亦憑說文爲本其論字體時復有異梁朝顧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此復有埤蒼廣蒼字指字詁字苑字訓文字志文字譜之類互相祖述名目漸多漢代又有草書故自倉頡至于漢代書凡五變所謂古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是也南齊蕭子良撰古文之書五十二種鵠頭蚊腳懸針垂露龍爪仙人芝英倒薤蛇書蟲書偃波飛白

之屬皆狀其體勢而爲之名雖義涉浮淺亦書家之前流也近代小篆八分草書行書等並見施用餘多不行

典籍

漢承秦滅學武帝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由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成帝時秘藏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監李柱國校方技哀帝使向子歆嗣父之業歆遂總會羣篇著爲七略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遷洛陽所載經

傳二千餘兩明帝尤重儒術爾後撰録三倍於前董卓移都之際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竟共剖散圖書縑帛軍人以爲帷囊及王允收而西者纔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長安之亂一時焚蕩魏氏采掇亾書藏三閣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簿秘書荀勗分經史子集爲四部甲乙丙丁之目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末靡有孑遺西晉著作郎李充以最舊部校之在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帝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録

萬五千七十四卷儉又別撰七志有經典志諸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藝志圖譜志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又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梁初命秘書監任昉于文德殿內集藏衆書二萬三千一百六卷普通中阮孝緒更爲七錄有典錄記傳錄子錄文集錄伎術錄佛錄道錄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十萬餘卷周師入郢並自焚之宋武入關收其圖籍纔四千卷赤字赤紙其字古拙魏孝文始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稍僅充實尒朱之亂散落復多北齊遷鄴頗更搜聚後周定目書止八千

其後增至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字僅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宏表請分遣使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縑一疋校寫既定本還其主由是人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後經籍漸多煬帝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廊屋列以貯之大唐武德五年克平隋鄭公盡收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十存一二其目録四部書大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除凶一作亡書及刪去淺俗無益教理者見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著在隋書經籍志自後卷秩頗增開元中定四部目録大凡

五萬八百五十卷此自漢以來典籍之大數也

石經

後漢明帝時公卿言五經駁異請開呂不韋冢是未焚詩書前本論者以爲古缺神武作相自洛陽運之於鄴至河陽岸没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其半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葺隋亂造立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爲秘書監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一作秘之本猶存秘府而石經自此亾矣

天寶中予在太學與博士諸生共論經籍失正爲欲建議請立大唐石經遷延未發而蕃寇海內文儒道消至

今四十六年兵革未息嗚呼石經之事亦俟河之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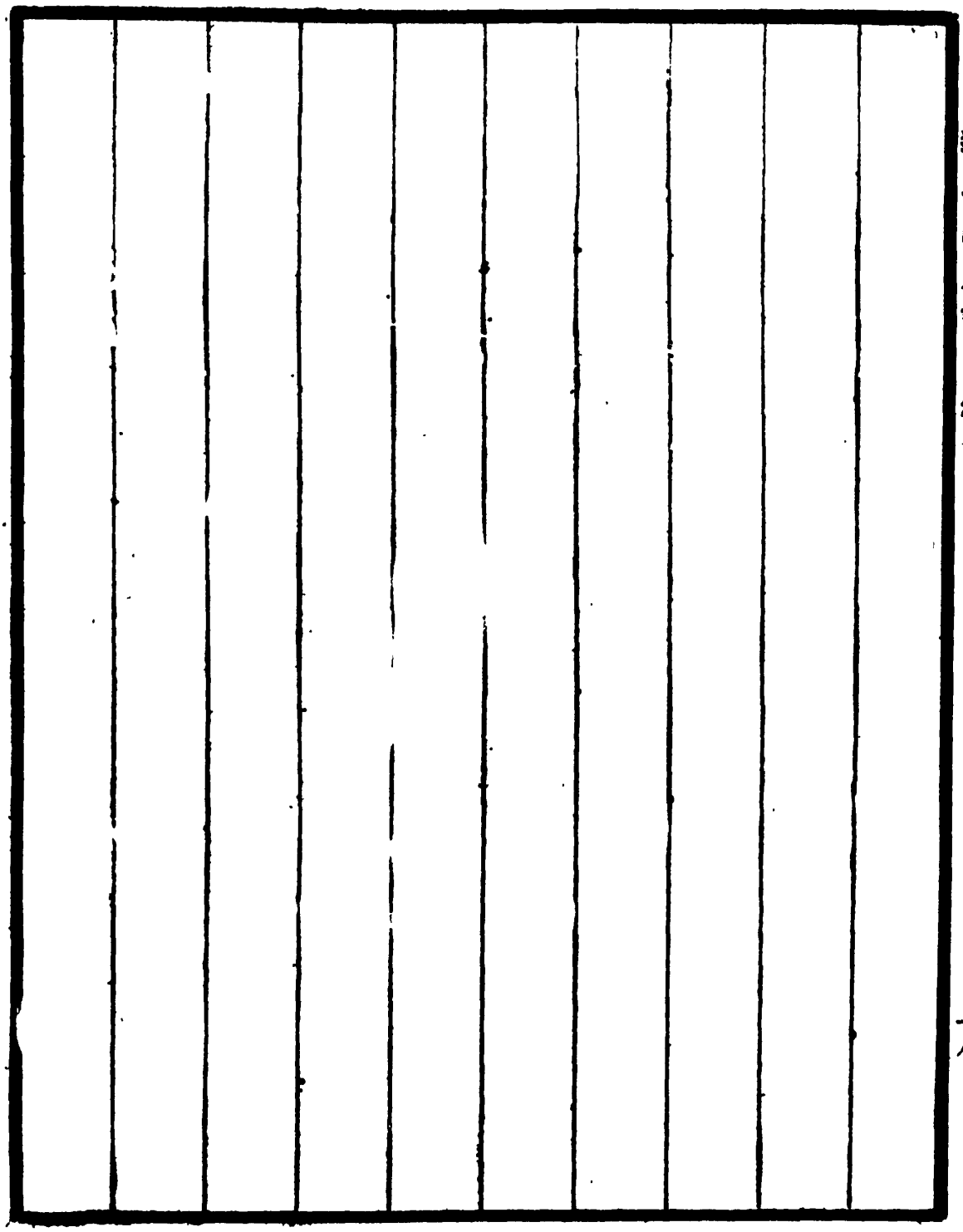
聲韻

周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文章八病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以爲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皆稱才子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以古之爲詩取其宣道情致激揚政化但含徵韻商意非切急故能包含元氣骨體大全詩騷以降是也自聲病之興動有拘制文章之體格壞矣隋朝陸法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撰

爲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爲文楷式而先仙刪山之類分爲別韻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奏合而用之法言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者也爾後有孫愐之徒更以字書中閑字釀於切韻殊不知爲文之匪要是陸之略也天寶末平原太守顏真卿撰韻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蕃寇憑陵扳身濟河遺失五十餘卷廣德中爲湖州刺史重加補葺更于正經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書撰成三百六十卷其書于陸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說文爲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別體爲

證然後注以諸家字書解釋既畢徵九經兩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編入本韻爰及諸書皆倣此自有聲韻以來其撰述該備未有如顏公此書也大歷二年入爲刑部尚書詣銀臺門進上之奉勅宣付秘閣賜絹五百疋

封氏聞見記卷第二



封氏聞見記卷第三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貢舉

國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文乃按章疏試墨策十道秀才試方略策三道進士試時務策五道考功員外職當考試其後舉人憚於方略之科爲秀才者殆絶而多趨明經進士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璡並文詞俊楚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爲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問師旦師旦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

令器臣懼之恐後生倣效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後昌齡爲長安尉坐贓罪解官而王瑾亦無所成高宗時進士難其選龍朔中勅左史董思恭與考功員外郎權原崇同試貢舉思恭吳士輕脫洩進士問目三司推贓污狼藉後于西堂朝次告變免死除名流梧州開曜元年員外郎劉思立以進士準試時務策恐傷膚淺請加試雜文兩道并帖小經元宗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到省者常不減千餘人在館諸生更相造詣互結朋黨以相漁奪號之爲棚推聲望者爲棚頭權門貴盛無不走也以此熒惑主司視聽其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

禦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屬于禮部侍郎姚奕一作奕頗振綱紀焉其後明經停墨策試口義一作議并時務策三道進士改帖六經加論語自是舉司多有聱牙孤絶倒拔築注之目文士多于經不精至有白首舉場者故進士以帖經爲大天寶初達奚珣李嚴相次知貢舉進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時謂試時放過謂之贖帖十一年楊國忠初知選事進士孫季卿曾謁國忠言禮部帖經之弊大舉人有實才者帖經既落不得試文若先試雜文然後帖經則無餘才矣國忠然之無何有勑進士先試帖進仍前後開一行是歲收人有倍常歲又舊例

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頌論而題目多爲隱僻策問五道舊例三通爲時務策一通爲商一通爲徵事近者商略之中或有異同大抵非精博通贍之才難以應乎茲選矣故當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觧褐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迹廟堂輕薄者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又云進士初擢第頭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迄于茲日名曰進士登科記亦所以昭示前良發起後進也余初擢第太學諸人共書余姓名于舊紀末進士張繟漢陽王柬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奉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

名經也其企羨如此李右相在廟堂進士王如洮者妻公女以伎術供奉元宗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壻王如洮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回換與一及第上許之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暐以詔詣執政左相曰如洮文章堪及第否暐曰與亦得不與亦得左相曰若爾未可與之明經進士國家取才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第與之將何以觀林甫即自聞奏取旨如洮賓朋譙賀車馬盈門忽中書下牒禮部王如洮可依例考試聞者愕然失錯矣寶應二年楊綰爲禮部侍郎奏舉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請依鄉舉里選於是詔天下

舉秀才孝廉而考試章條漸加繁密至于升進德行未之能也其于應此科者益少遂罷之復爲明經進士

制科

國朝于常舉取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衆則天廣收才彥起家或拜中書舍人員外郎次拾遺補闕元宗御極特加精選下無滯才然制舉出身名望雖高猶居進士之下宦途之士自進士而歷清貫一作貴有八儁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不入五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郎郎中不入闕言此八者尤爲儁捷

直登宰相不要歷餘官也同寮遷拜或以此更相譏弄
御史張璹兄弟八人其七人皆進士出身一人制科擢
第親故集會兄弟連榻令制科者別坐謂之雜色以爲
笑樂舊舉人應及第開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制
策登科吏部牓放章甫上書時見牓云户部報無籍記
者昔傳說無姓殷后置于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
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雎改姓易名爲張禄先生
秦用之以霸張良爲韓報仇變姓名而遊下邳漢祖用
之爲相則知籍者所以計租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
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其德雖籍何爲今員

外吹毛求瑕務在駮放則小人也卻尋歸路策藜杖著草衣田園芸蕪鋤犁尚在所司不能奪特詔執政收之天下稱美焉常舉外復有通五經一史及進獻文章并上著述之輩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同制舉開元中有唐頻上啟典一百三十卷穆元林上洪範外傳上卷李鎮上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史記義林二十卷辛之謀上敘訓兩卷卞長福上續文選三十卷馮中庸上政事錄十卷裴傑上史護異議高嶠上注後漢書九十五卷如此者並量事授官或霑賞賚亦一時之美

銓曹

貞觀中天下豐饒士子皆樂鄉土不窺仕進至于官員不充省符追人赴京參選遠州皆率衣糧以相資送然猶辭訴求免選人至省便拜職官考滿即授牒請處分吏部候人數滿百或二百即引試量書判注擬乃無被放者故吏曹四時提衡略無休暇貞觀十年中書令馬周檢校吏部尚書始奏選人取所由文一作文由解十月一日起首三月三十日畢先是侍郎唐皎銓引選人問其稳便對曰家在蜀乃注吳有言親老在江南即唱隴右有一信都人心希河朔恩紿曰願得淮泗即注漳滏間一尉由是大爲選人作法取之往往有情願者高宗龍

朔一作之後以不堪任職者衆遂出長牓放之冬集俗謂之長名宏道中魏克已爲侍郎放牓遂出得留者名街路喧譁甚爲冬集人授接坐此出爲同州刺史同時鄧元挺素無藻鑑又患消渴選人作鄧渴詩牓之南院亦被貶爲壽州則天如意元年李志遠掌選有姓方姓王者並被放私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方改爲丁王改爲士擬授官後即加增文字志遠一見便覺曰今年銓覆數萬人總知姓字何處有丁士乎此必方王也令史並承伏久視中侍郎顧琮性公直時多權倖公行屬托琮不堪其弊常因官齋見壁畫指謂同位曰此亦至苦

何不畫天官掌選乎陸元方常任天官侍郎臨終曰吾年當壽但以領選之日傷苦心神言訖而歿中宗景龍末崔湜鄭愔同執銓管數外倍留人及注擬不盡即用三考二百日關通戛不了又用兩考二百闕其或未能處置即且給公驗謂之比冬選人得官有二年不能上者有一人索遠得留乃注校書郎選司綱維紊壞皆以崔鄭爲口實愔坐贓貶江州司馬員外盧藏用承鄭氏之後尚有七百餘人未授官一切奏至冬處分大遭怨讟開元初宋璟爲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大革前弊據闕留人紀綱復振時選人王翰頗攻篇什一作賦而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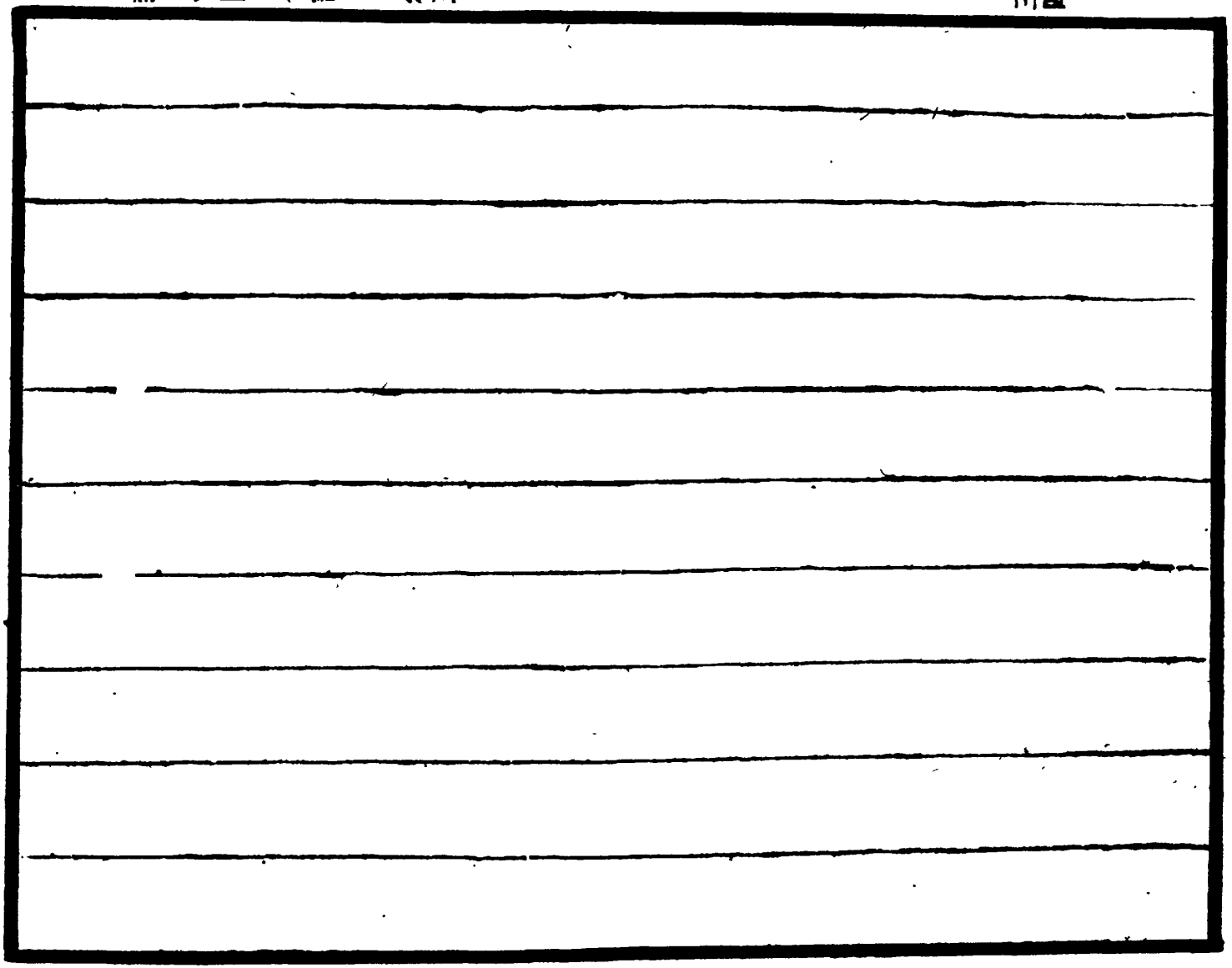
浮僞乃竊定海內文士百有餘人分作九等高自標置與張說李邕並居第一自餘皆被排斥陵晨于吏部東街張之甚于長名觀者萬計莫不切齒從愚潛察獲欲奏處刑憲爲勢門保持乃止姜晦自兵部侍郎拜吏部從前銓中廊宇布棘以防內外猶不免交通晦至盡去之大開門示無所禁初屬置者晦輒知之占論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革銓司舊制頗憂之既而銓綜流品皆得其叙而美聲洋溢十四年元宗在東都勑吏部置十銓以禮部侍郎□□工部尚書盧從愿散騎常侍徐堅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材一作林魏州刺

史崔征鄭州刺史王岳荊府長史韋虛心等同掌選分爲十銓吏部窄狹乃權寄諸廳引注選人喧繁滿于省闥明年銓注復歸之吏部承前所司注擬皆約官資升降之時難於允愜侍郎裴光庭始奏立條例謂之循資格自後皆率爲標準舊良醞署丞門下典儀大樂署丞皆流外之任國初東皋子王績始爲良醞丞太宗朝李義甫始爲典儀府中宗時余從叔希顏始爲大樂丞三官從此並爲清流所處開元中河東薛據自恃才名于吏部參選請授萬年縣録事吏曹不敢注以諮執政將許之矣諸流外共見宰相訴云醞署丞等三官皆流外

之職已被士人奪卻惟有赤縣録事是某等清要今又被進士欲奪則某等一色之人無措手足矣于是遂罷選曹每年皆先立版牓懸之南院選人所通文書皆依版樣一字有違即被駁落至有三十年不得官者楊國忠爲尚書創爲押例選深者先授官有文狀闕失許續通不令駁放淹滯之流翕然歸美其五品已上及清要官吏部不注送名中書門下者各量資次臨時勅除歷任有淺深官資有高下故授任者或稱檢校或稱兼試知攝内供奉之類名目非一自頃諸以下闕

風憲闕

封氏聞見記卷第三



封氏聞見記卷第四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尊號

秦漢以來天子但稱皇帝無別徽號則天垂拱四年得瑞石于洛水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號其石爲寶圖于是羣臣上尊號請稱聖母神皇後一作后稍加慈氏越古天册金輪聖神等號中宗踐祚號應天神龍元宗即位號開元神武後稍加爲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則天以女主臨朝苟順臣子一時之請受尊崇之號自後因爲故事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皇王盛稱莫或踰此既

以爲祖父之稱又以爲子孫之號雖顛之倒之時有變易曷曾離此數代之後將無所回避貞元初主上超然覺悟乃下詔去其徽號直稱皇帝合于古矣近歲百僚復請加尊號上守謙沖意不之許昔光武皇帝詔群臣上書不得言聖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其謙沖之意大矣哉

運次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漢魏共遵劉說國家承隨氏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黃

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染義無所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歷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自隨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濶未爲當時所許天寶中升平既久上書言事者多爲詭異以希進用有崔昌以勃舊說遂以上聞元宗納爲下詔以唐承漢自隨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之更以周漢爲二王一作主後二歲禮部試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賦則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以隨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鄒介二公焉

降誕

近代風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會孤露之後不宜以此日爲歡會梁元帝少時每以誕載之晨輒設齋講經洎阮脩容歿後此事亦絶太宗曾以降誕日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俗云生日可喜樂以吾之情翻感思因泣下中宗常以降誕宴侍臣貴戚于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然則國朝以來此日皆有宴會元宗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遂奏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百寮有獻承露囊者是日皇帝御樓張樂傾城縱觀天下士庶皆爲賞樂其後又改爲天長節肅宗因前事以降誕日爲天平地成節代宗雖不爲節猶受諸方進

獻今上即位詔公卿議吏部尚書顏真卿準奏禮經及歷代帝王無降誕日惟開元中始爲之又復本意以爲節者喜聖壽無疆之慶天下咸賀故號節曰千秋萬歲之後尚存此日以爲節假恐乖本意於是勅停之

金雞

國有大赦則命衞尉樹金雞于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雞以黃金爲首建之于高橦之下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於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徒囚至則槌其鼓按金雞魏晉已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隨書百官志云北齊尚書省有三公曹赦則

掌建金雞蓋自隨朝廢此官而衛尉掌之北齊每有赦宥則于閶門前樹金雞三日而止萬人竟（一作競）就金雞柱下取少土云佩之日利（一作又云日利日一作官）數日間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成帝即位大赦天下其日設金雞宋孝王不識其義問于光祿大夫司馬膺之曰赦建金雞其義何也荅曰按海中星占天雞星動必當有赦由是王以雞爲候其後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先是有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祖孝徵與和士開譖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言孝琬爲天子建金雞也齊王信之而殺孝琬登封嵩岳大赦改爲萬歲登

封壇南有大槲樹杪置金雞因名樹爲金雞

露布

露布掟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宋時沈璞一作沈羨之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固拒魏軍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版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宗怪而問之荅曰頃聞諸將獲賊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缺六字□□□□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掟尤而效之

其罪彌大（一作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版古今通名也隨文帝時詔太常卿牛宏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舞蹈（一作蹈舞）者三又并（一作拜）郡縣皆同自後因循至今不改近代諸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數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云

匭使

則天垂拱元年初置匭使之制爲方函四面各以方色東曰延恩匭懷材抱器希于聞達者投之南曰招諫匭

匡政補過裨于政理者投之西曰申冤匭懷冤受屈無辜受刑者投之北曰通元匭進獻賦頌涉于元象者投之置匭使一人判官一人諫議大夫或拾遺補闕充其使專知受狀每名進入以待處分餘付中書及理匭使使常以御史中丞或御史或御史下有中字為之初置匭有四門其制稍大難于往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為一匭依方色辨之漢時趙廣漢為潁川太守設鉆箭言事者投書其中匭亦鉆箭之流也梁武帝詔于謗木肺石旁各置一函橫議者投謗木函求達者投肺石函則今之匭也初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魚保宗者頗機巧上書請

置甌以受四方之書則天悅而從之徐敬業於廣陵作逆保宗會與敬業造刀車之屬至是爲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暐自御史中丞坐貶義州司馬天寶中元宗以甌字聲似鬼改甌爲獻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定謚

太常博士掌謚職事三品以上薨者故吏録行狀申尚書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擬議訖申省省司議定然後聞奏昔周公文王之子謚曰文公苟有令德不嫌同謚謚二字者一字爲質一字爲文或文或質蓋出當時禮官之意非定例也自漢魏以來雖道德之重先無爵

者不加謚晉代王導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甚失制度之本自是公卿無爵皆謚太宗朝鄭公魏徵元宗朝梁公姚崇燕公張說廣平公宋璟郇公韋安石皆謚爲文貞二字人臣美謚無以加也非德望尤重不受此謚有唐以來五人同謚亦無嫌也代宗朝吏部尚書韋涉薨太常博士程皓謚曰忠孝刑部尚書顏真卿駁之出處事殊忠孝不並已爲孝子不得爲忠臣（一本多已字）爲忠臣不得爲孝子故求忠于孝豈先親而後君移孝于忠則出身而事主所以叱（一本作比誤）馭而進不憚危險故王尊爲忠臣思全而歸恐有毀傷故王陽爲孝子則知畫之

與夜本不相隨春之與秋豈宜同日且以爲尚書志業高遠羽儀前朝百行之中能事甚衆議行稱謚固多美名何必忠孝兩施然後表德歷考前史恐無此事敢率愚見請更商量皓執前議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先于孝孝于家則忠於國愛于父則敬於君脫愛敬齊焉則忠孝一矣立君臣定上下不可以廢忠事父母承祭祀不可以虧孝忠孝之道人倫大經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失孝始于事親中於事君終于立身此聖人之教也至於忠孝不並有爲而言將由親在於家君危於國奉親則孰當問主赴君一本作國則無能養親恩

義相迫事或難兼故徐庶指心翻然辭蜀陵母刎頸卒令歸漢各求所志蓋取諸隨至若奉慈親當聖代出事生入事親忠孝兩全誰曰不可豈以不仕爲孝舍親爲忠哉況忠孝侯之傳鵲印唐堯之代即有此官伏念美名請依前謚有司不能駁

明堂

垂拱四年則天於東都造明堂爲宗祀之所高三百尺又於明堂之側造天堂以佯佛像大風摧倒重營之火災延及明堂並盡無何又勑于其所復造明堂佯於舊制所鑄九州鼎置於明堂之下當中豫州鼎高一丈八

尺受一千八百石其餘各依方面並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開元中改明堂爲聽政殿頗毀徹而宏規不改頂上金火珠迴出空外望之赫然省司試舉人作明堂火珠詩進士崔曙詩最清拔其詩曰正位開重屋陵空大火珠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天淨光微滅烟生望若無還知聖明代國寶在神都史賊入洛陽登明堂仰觀棟宇謂其徒曰大好舍屋又指諸鼎曰煮物料處亦大近洎殘孽奔走明堂與慈閣俱見焚燒

武監

開元十九年置先師太公廟春秋二仲上戊日釋奠用張良配享牲用太牢軒縣之樂八佾之舞出師將發日皆引辭京兆曹盧若虛録太公之後姜氏呂氏尚氏齊氏高氏盧氏柴氏慶氏國氏紀氏紹氏檀氏賀氏指氏掌氏厲氏牽氏晏氏望氏獻氏易氏章氏謝氏丁氏申氏營氏浦氏萊氏許氏蓋氏雍門氏東門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氏子功氏牽氏公旗氏公牛氏盧蒲氏祭公氏閭公氏仲長氏章仇氏等四十八姓刻石爲記禮部員外郎崔宗之制銘立於廟門天寶中太學生張絢上書請于太公廟置武監國子監相對教習胄子

春秋釋奠于先師太公一如國學文宣王廟書寢不報

漳瀆

開元中拾遺蓋匡朝上書以江淮河一本河淮濟各能獨達於海故受四瀆之名按尚書注云漳水橫流入河今之此水與古有異發源潞州東赴滄海有踰淮濟合著瀆名請以漳水爲一瀆并前爲五以淮水配西岳漳水配北岳濟水配中岳庶隨正方各得其宜陰陽克和風雨時若奏上不許

封氏聞見記卷第四

封氏聞見記卷第五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鹵簿

輿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蔡邕獨斷載鹵簿有小駕大駕法駕之異而不詳鹵簿之儀一本作義按字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櫓音義皆同鹵以甲爲之所以扞敵賈誼過秦論云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是也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則案次導從故謂之鹵簿耳儀衛具五兵今不言他兵但以甲楯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

但言鹵簿是舉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人臣儀衛亦得同于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有他義也百官從駕謂之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僕御扈養以從上故謂之扈從耳上林賦云扈從橫行顏監釋云謂跋扈縱恣而行也據顏此解乃讀從爲放縱不敢取行從之義所未詳也

公牙

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

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與府朝無異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爲公牙府門爲牙門字稍訛變轉而爲衙也非公府之名或云公門外刻木爲牙立于門側以一本無以字象獸牙軍將之行置牙竿首懸旗于上其義一也

官衙

官衙之名蓋興近代當是選曹補受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爲銜者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

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

頌德

在官有異政考秩已終吏人立碑頌德者皆須審詳事實州司以狀聞奏恩勅聽許然後得建之故謂之頌德碑亦曰遺愛碑書稱樹之風聲者正此之謂亦有身未去官諷動羣吏外矯辭讓密相督責前代以來累有其事斯有識者之所羞也開元中右相李林甫爲國子司業頗振綱紀洎登廟堂見諸生好說司業時事諸生希旨相率署石建碑于國學都堂之前後因釋奠日百寮畢集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林甫戚然

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爲此舉意色甚厲諸生大懼得罪通夜琢滅覆之于南廊天寶末其石猶在林甫薨後楊國忠爲左相兼摠銓衡從前注擬皆約循資格至國忠創爲押例選深者盡留乃無才與不才也選人等求媚于時請立碑于尚書省門以頌聖主得賢臣之意勅京兆尹鮮于仲通撰文元宗親改定數字鐫畢以金填改字處識者竊非之曰天子有善宰相能事青史自當書之古來豈有人君人臣自立碑之禮亂將作矣未數年果有馬嵬之難肅宗登極始除去其碑

壁記

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叙官秩創置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故爲記之體貴其說事詳雅不爲苟飾而近時作記多措浮辭褒美人材抑揚閥閱殊失記事之本意韋氏兩京記云郎官盛寫壁記以紀當廳一本作時前後遷除出入寖以成俗然則壁記之由一本作出當是國朝以來始自臺省遂流郡邑耳

豹直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直日謂之伏豹亦曰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簡

解伏豹之義云宿直者離家獨宿人情所貴其人初榮拜故以此相處伏豹者言衆官皆出已獨留如藏伏之豹一本多伺候待搏故云伏豹韓琬則解爲爆直言者字如燒竹遇節則爆余以爲舊說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每每霧露諸禽獸皆出取食惟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蓋取不出之義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北一本作比燒竹爆之也杜說雖不甚明粗得其意韓其疎矣

燒尾

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謂虎變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受如虎得爲人本尾猶在體氣既合方爲焚之故云燒尾一云新羊入群乃爲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子奢以燒羊事對之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户部侍郎趙彦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令於興慶池設食至時勅衛陳設尚書省諸司各具采舟遊勝飛樓結艦光奪霞日上與侍臣親臨焉既而問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促之遇

户部雙舸上結重樓兼蕃樂一部即呼至岸以紙盡一作畫作吏部字帖牌上引至御前大悅以爲兵部不逮也俄見風吹動所帖之紙爲嗣立所見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紙見户字大笑嗣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花燭

近代婚嫁有障車下壻卻扇及觀花燭之事及有卜地安帳并拜堂之禮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今上詔有司約古禮令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中書舍人于邵等奏障車下壻觀花燭及卻扇詩並請依古禮見舅

姑於堂上薦棗栗服一本作脯脩無拜堂之儀又氈帳起自北朝穹廬之制請皆不設惟于堂室中置帳以紫綾幔爲之又除俗禁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嫁娶者云婦姑不相見按起居郎呂才奉太宗詔定官陰陽書五十卷並無此事今亦除之

第宅

太宗朝天下新承隨氏喪亂之後人尚儉素太子太師魏徵當朝重臣也所居室宇卑陋太宗欲爲營第輒謙讓不受洎徵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輟其材爲造正堂五日而就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遺火一本作漏焚之

子孫哭臨三日朝士皆赴弔高宗時中書侍郎李義琰亦至褊迫義琰雖居相位在官清儉竟終于方丈室之內高宗聞而嗟嘆遂勑將作造堂以安靈座焉則天以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至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録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安禄山初承寵遇勑營甲第瓌材之美爲京城第一太真妃諸姊妹第宅競爲宏壯曾不十年皆相次覆滅肅宗時京都第宅屢經殘毀代宗即位宰輔及朝士當權者爭脩第舍頗爲煩弊

議者以爲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中書令郭子儀勳伐蓋代所居宅内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於大門出入各不相識詞人梁鍠嘗賦詩曰堂高憑上望宅廣乘車行蓋此之謂也郭令曾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墻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墻皆是某築祇見人自改換墻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動容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巾幞

近古用幅巾周武帝裁出腳後幞髮故俗謂之幞頭至尊皇太子諸王及仗内供奉以羅爲之其腳稍長士庶

多以絁縵而腳稍短幞頭之下別施巾象古冠下之幘也巾子制頂皆方平仗內即頭小而圓銳謂之內樣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元宗嫌其異已賜內樣巾子長腳羅幞頭燕公服之入謝元宗大悅因此令內外官僚百姓並依此服自後巾子雖時有高下幞頭羅有厚薄大體不變焉近日長安尉程李家好高巾不曾改換未逾六十三度特入御史陸長源性滑稽在鄴中忽裹蟬翼羅幞尖巾子或譏之長源曰若有才雖以蜘蛛羅網裹一牛角有何不可若無才雖以卓琰子裹一簸箕亦將何用先時吏部尚書劉晏裹頭

至慢每裹但擎前後腳擫兩翅之都不抽挽或曰尚書何不抽兩翅晏曰兩邊通耶時人多哂之兵部尚書嚴武裹頭至緊將裹先以幞頭曳於盤水之上然後裹之名爲水裹擫兩翅皆有襜數流俗多效焉

圖畫

國初閻立本善畫尤工寫真太宗之爲秦王也使立本圖秦府學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文學士褚亮爲讚今人間十八學士圖是也貞觀十七年又使立本圖太原幕府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于陵烟閣太宗自爲讚褚遂良題之其後侯君集謀逆將就刑太宗與之訣

流涕曰吾爲卿不復上陵烟閣矣中宗曾引修文館學士内燕因賜遊觀至陵烟閣見君集像有半塗之傳云君集誅後將至塗之太宗念其功而止元宗時以圖畫歲久恐漸微昧使曹霸重摹飾之立本以高宗摠章元年遷右相令之中書令也時人號爲丹青神化今西京延康坊立本舊宅西亭立本所畫山水存焉則天朝薛稷亦善畫今尚書省考功員外郎廳有稷畫鶴宋之問爲讚工部尚書廳有稷畫樹石東京尚書坊岐王宅亦有稷畫鶴皆稱精絶稷位至太子少保元宗時王維特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維終于尚書右丞鄭虔亦

工山水名亞于維勸善坊吏部尚書王方慶宅院有虔山水之迹爲時所重虔工書畫又工詩故有三絶之目而宦途屯蹇終于台州司户焉天寶中御史畢宏善畫古松凡此數公皆負當時才名而兼擅工藝至若吳道元畫鬼神韓幹畫馬皆近時知名者也爾後畫者甚衆雖有所長皆不能度越前輩矣大歷中吳士姓顧以畫山水歷抵諸侯之門每畫先帖絹數十幅于地乃研墨汁及調諸采色各貯一器使數十人吹角十餘帀取墨汁灑寫于絹上次寫諸色乃以長巾一一（一本多一字）頭覆于所寫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而曳之回環既遍然後

以筆墨隨勢開決爲峯巒島嶼之狀夫畫者澹雅之事今顧子瞋目鼓噪有口戰之象其畫之妙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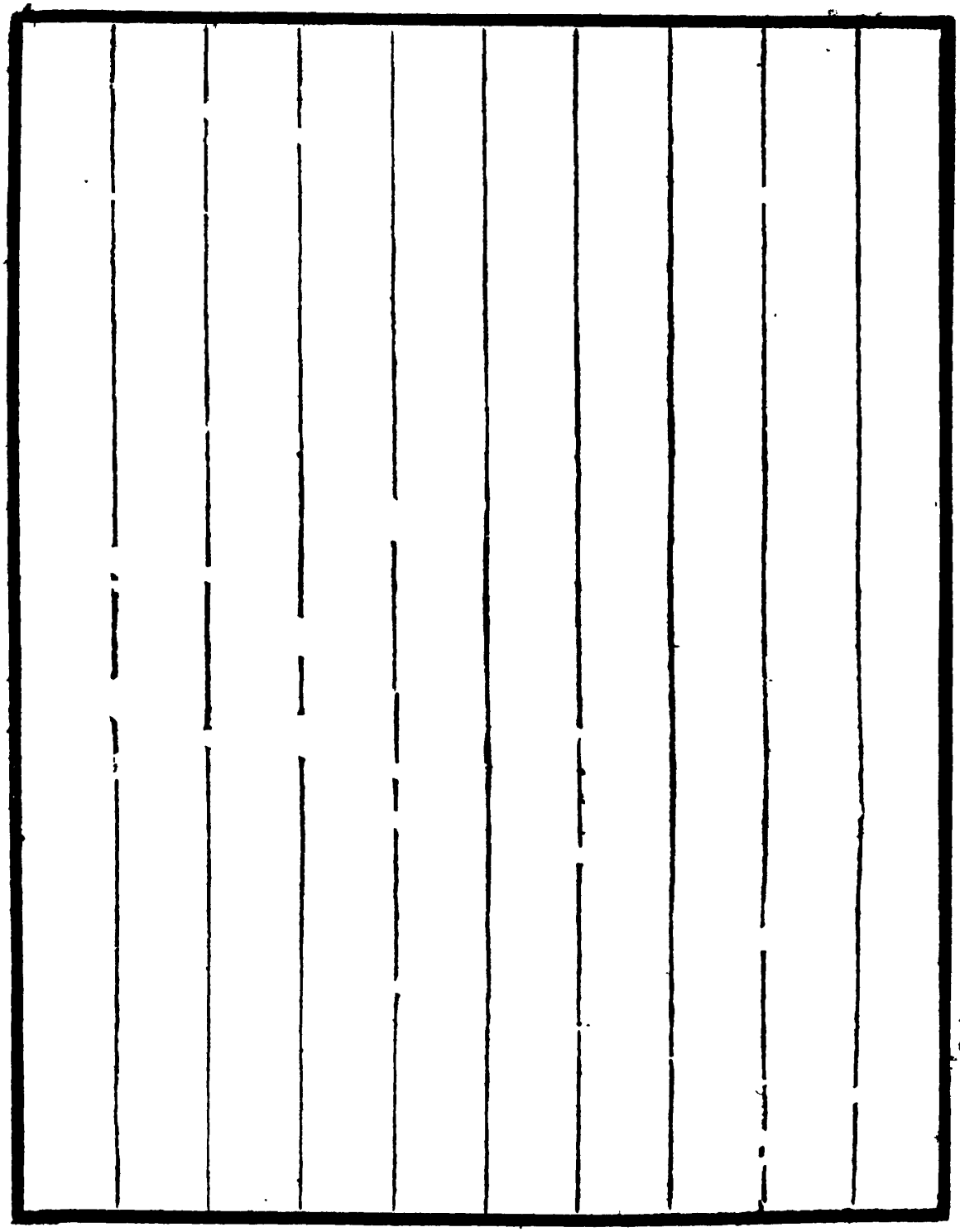
長嘯

永泰中大理寺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其一本作夫氣激子喉中而濁謂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滅鬼神致不死蓋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五句原本硃筆增入吳方山云所增數語二本俱無故太上老君授南極真人南極真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務光務光授舜演之爲琴以授禹自後或廢或續晉太行仙人孫公

能以嘯得道而無所授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不復聞矣嘯有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十二曰劉公命鬼十三曰阮氏逸韻十四曰正章十五曰畢章（一本无章字）廣云其事出道書余按人有所思則長嘯故樂則歌咏憂則嗟嘆思則吟嘯詩云有女仳離條其歗矣顏延之五君咏長嘯若懷人皆是也廣所云深溪虎古木鳶其狀聲氣可矣至云太上老君相次傳授婢爲琴崇飾過甚非予所敢聞也按詩箋云嘯蹙口出聲也成公綏嘯

賦云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而今之嘯者開口卷舌略無
蹙舌之法孫氏云激于舌端非動脣之謂也天寶末有
峨眉山道士姓陳來游京邑善長嘯能作雷鼓辟歷之
音初則發聲調暢稍加散越須臾穹窿砰磕雷鼓之音
忽復震駭聲如辟歷觀者莫不傾悚

封氏聞見記卷第五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飲茶

茶早采者爲茶晚采者爲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一本无學禪二字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倣效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楚人陸鴻漸爲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

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請爲之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爲歠兩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鴻漸能茶者李公復請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教攤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十一作七）文酬煎茶博士鴻漸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復著毀茶論伯熊飲茶過度遂患風晚節亦不勸

人多飲也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盡醉韋昭飲酒不多皓密使茶茗以自代晉時謝安詣陸納納無所供辦設茶果而已按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續搜神記云有人因病能飲茗一斛二斗有客勸飲過五升遂吐一物形如牛胰一作肺置柈中以茗澆一本澆之下有盡字之容一斛二斗客云此名茗瘕

打毬

打毬古之蹴鞠也漢書藝文志蹴鞠二十五篇顏注云

鞠以韋爲之實以物蹙蹋爲戲蹙鞠陳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蹙音子六反鞠音鉅六反近俗聲訛蹋踘爲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太宗常御（一本无御字）安福門謂侍臣曰聞西蕃人好爲打毬比亦令習會一度觀之昨昇仙樓有羣蕃街裏打毬欲令朕見此蕃疑朕愛此騁爲之以此思量帝王舉動豈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誡景雲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園亭子賜觀打毬吐蕃贊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請與漢敵上令仗內試之決數都吐蕃皆勝時元宗爲臨淄王中宗又令與嗣虢王邕駙馬楊慎交武秀等四人敵吐蕃十人元

宗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吐蕃功不獲施其都
滿贊咄此云僕射也中宗甚悅賜强明絹數百段學士
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獻詩開元天寶中元宗數御樓觀
打毬爲事能者左縈右拂盤旋宛轉殊可觀然馬或奔
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人劉鋼于鄴下上書于刑
部尚書薛公云打毬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爲樂之方甚
衆何必乘茲至危以邀晷刻之懽邪薛公悅其言圖鋼
之言置于坐右命掌記陸長源爲贊美之然打毬乃軍
一本改州作軍中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爲耳今樂人又有踘毬
之戲綵畫木毬高一二丈妓女登榻毬轉而行縈回去

來無不如意古蹴鞠之遺事也

拔河

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一作旦作望日爲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篾纜今民則以大麻絙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挂于前分二朋兩相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爲界震鼓叫噪使相牽引以卻者爲勝就者爲輸名曰拔河中宗時曾以清明日御梨一作黎園毬場名侍臣爲拔河之戲時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爲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秦勝不平請重定不爲改西

朋竟輸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年老隨逗而踣久不能興上大笑左右扶起元宗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動地蕃客士庶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爲拔河賦其辭甚美時人競傳之

繩妓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妓妓一本多妓字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之直如絃然後妓女以繩端躡足而上往來倏忽之間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屐而行之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五六尺或躁肩

蹈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擲倒至繩還注曾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真奇觀者一作也　衛士胡嘉隱作繩妓賦獻之辭甚宏暢元宗覽之大悅擢拜金吾曹參軍自安冤覆蕩伶倫分散外方始有此妓軍州一本改軍中　宴會時或有之

石誌

古葬無石誌近代貴賤用之齊太子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琳石誌素族一本作施無名策故以紀行述耳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哀榮一本改策不煩石銘儉所著喪禮云施

石誌于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題版文原此旨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人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文按儉此説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有發古冢得銘云青州世一作二十子子東海女郎河東賈昊以爲司馬越女嫁爲苟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隨代釀家穿旁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然一本云乃知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今代貴賤通爲之耳

碑碣

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按儀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一本標云桓楹下有豐碑桓楹四字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繂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伐於碑上後又立之于隧口故謂之神道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繂索之像前漢碑甚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爲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寖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楬而置之注云楬如今題署物漢書云瘞寺前楬著其姓名注名楬杙也椓杙于瘞一本作瘞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楬音楬然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楬郭

景純江賦云戟嵫爲泉陽之楬玉壘作東別之標是也其字本從木後人以石爲墓碣因變爲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从木从石兩體皆通隨氏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近代碑稍衆有力之家多鞏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風俗蔡邕云吾爲人作碑多矣惟郭有道無愧辭隨文帝子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使爲後人作鎮石耳誠哉是言也

羊虎

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壟如生前之象一本無象字儀衛耳國朝因山爲陵太宗葬九嵕山門前亦立石馬陵後司馬門內又有蕃臣曾侍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後漢太尉楊震葬日有大鳥之祥因立石鳥像于墓風俗通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驅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側而罔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與柏或說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爲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殺之以柏東南枝

捶其首由是墓側皆樹柏此上兩說各異未詳孰是按禮經云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楊士樹榆說文云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榆士楊按禮經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之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曰樹吾墓檟仲尼卒弟子各自他方持其異木樹之于墓蓋殷周以來墓樹有尊卑之制不必專以罔象之故也風俗通文云汝南彭氏墓頭立石人石獸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一本斤下已作一同疑誤）餌暑熱行疲息石人下遺一片餌客來見道行人因調之云石人能愈病人來謝女轉相告語

頭痛者摩石人腹病者多自愈因言得其福乃號曰石賢士輜駢轂擊帳帷障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數年稍自休歇譙子云石門於墓古之道耶荅曰古不崇墓況損人功而爲觀乎非古也盧思西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王柱一本作桂無王字楊太守趙越王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東南有亭以石柱爲名然則一本无則字墓前石人石獸石柱之屬自漢代而有之矣

紙錢

紙錢今代送葬爲鑿紙錢積錢爲山盛加雕飾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後代既

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稱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率易從簡更用紙錢紙乃後漢蔡倫所造其紙錢魏晉以來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於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猶塗車芻靈之類古埋帛一本埋帛下有金錢二字今紙錢則皆燒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爲也

道祭

元宗朝海内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帷幔有假花假果粉人麪糠一本作獸之屬煞大不過方丈室高不踰數尺議者猶或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幔高至八九十尺用牀三四百張雕鐫飾畫窮極技巧饌具

牲牢復居其外大歷中太原節度辛景雲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脩范陽祭祭盤最爲高大刻木爲一本无爲字尉遲鄭公突厥鬬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于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纔經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觀戲事畢孝子陳語與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滑州節度令狐母亡鄰境致祭昭義節度初于其一本作淇門載船檝以充幕柱至時嫌短特于衛州大河中河船上取長檝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蘧終忻一本作沂諸方并管内潞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南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次大

者費千餘貫小者猶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爲新奇柩車暫過皆爲棄物矣蓋自開闢至今莫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忌日

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惟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晉書又載桓元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而已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荅庾光祿書云忌日制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制假前止是不爲宴樂本不自封閉如今世自處者也居喪再周之

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一本作弟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與感以對賓客故弛懈故一本故過自晦不與外接設假之由是在於此顏之推一本實亦云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好言笑卒有急回寧無盡見之理一本多不字其不知禮意乎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封氏聞見記卷第七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視物遠近 缺

海潮 缺

北方白虹 缺

西風則雨 缺

松柏西向 缺

蜀無兔鴿

缺命左右賫兔鴿而往今蜀中鴿尚稀而兔已衆戴祚作西征記云開封縣二佛寺余至此見鴿大小如鳩戲

時兩兩相對祚江東人晉末從劉裕西征姚泓至開封縣始識鴿則江東舊亦無鴿梁武帝時侯景圍臺城軍士熏鼠捕鴿而食數月之後□殿鼠鴿皆盡然則江東之有鴿亦當自北齎往耳周禮稱橘踰淮北而爲枳鸜鵒不踰濟汶一本汶上有濼渡二字則死地氣然也故春秋書鸜鵒來巢然則禽獸草木中土所無異方而來者衆矣漢代張騫自西域得石榴苜蓿之種今海内遍有之太宗朝遠方咸貢珍異草木今有馬乳蒲萄一房長二丈餘葉萬一作余國所獻也婆婆樹一名菩提葉似白楊摩伽陀那國所獻也黃桃名金桃大如鵝卵康國所獻也波

羅抜藻葉似紅蘭實如蒺藜泥婆羅國所獻也又有酢菜似慎火苦菜似苣胡芹渾提葱之屬並自西域而來色類甚衆異方禽獸象出南越駝出北極今皆育于中國然不如本土之宜也

月桂子

垂拱四年三月桂子降于台州臨海縣界十餘日乃止司馬蓋詵安撫使狄仁傑以聞編之史策月中云有蟾蜍玉兔并桂樹相傳如此自昔未有親見之者歷家之說月行者南北道假令此月上當台州之分則他年月桂豈獨無子何至此日方始降也且月行一月一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本有分字則行一日當歷十二度有餘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十日之間月行遂遠桂子何得常留此處又月徑千里周回三千里桂子若不一作若下彌漫三千里內亦不當專在台州咫尺之地日月麗天各有限域豈須洞無底而有桂子漏乎桂子得下蟾兎之類何能不落況天與地相去極遠桂子小物從空而下飛揚縈轉無所不之蕞爾台州何爲獨有或者台嶺與嶺南地接山多桂樹桂子多因風而至有若從天而來時人不加詳考謂之月桂郭景純云桂樹葉似杞大白葉而不著子據此則桂樹無子台州所

見其他物乎宋之問台州作詩云桂子月中下天香雲外飄文士尚奇非事實也

石鼓缺

弦歌驛缺

高唐館

缺諸一本標云諸字下有處字另起軺軒又云軺軒已下是高僧館來往無不吟諷以爲警絶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唐淮畔荆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煞楚襄王讀者方解

温湯

海内温湯甚衆有新豐驪山湯藍田石門湯岐州鳳泉湯同州北山湯河南陸渾湯汝州廣成湯兗州乾封湯邢州沙河湯此等以下缺

封氏聞見記卷第七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歷山

齊州城東有孤石平地聳出俗謂之歷山以北有泉號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之井乾元中有魏炎者於此題詩曰齊州城東舜子郡邑人雖移井不改時聞洶洶動淥波猶謂重華井中在又曰西家今爲定戒寺東家今爲練戒寺一邊一本多一井邊二字中投一瓶兩井相搖響泙濞又曰濟南郡裏多沮洳娥皇女英汲井處竊向池中潛刜來澆莇畦上平流去炎

雖文士其意如是則誠以爲舜之所居也按鄭元云歷山在河東應劭云在雷澤皇甫謐云在濟陰今東齊地名歷城與舜耕歷山其名相涉故俗人混同其說在河東者近是

二朱山

密州之東臨海有二山南曰大朱北曰小朱相傳云仙人朱仲所居也按朱仲漢時人列仙傳所載不言所居若爾朱仲未居之前山無名乎此西北數十里有春秋時淳于一本作淳干城淳于州國也吳楚之人謂居爲于古謂州爲朱然則此山當名州山也漢末崔琰於高密從

鄭元學遇黃巾之亂泛海而南作述初賦其序云登州山以望滄海據其處所正相合也大朱東南海中有句游島去岸三十里俗云句踐曾游此島故以名焉述初賦又云朝發兮樓臺回盼兮句榆頓食兮島山暮宿兮郁州郁州今海州東海縣在海中晉書石勒使季龍討青州刺史曹嶷嶷欲死保根余山然則句榆根余皆是一山亦聲之訛變耳

繹山

兗州鄒繹山南面平復東西長數十步廣數步其處生梧桐傳以禹貢繹陽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異于

常桐者諸山皆發地兼土惟此山大石攢倚石間周回皆通人行山中空虛故桐木絶響以是珍而入貢也按漢書地里志下邳縣西有葛繹山古之繹陽下邳也郭緣生述征記云繹山在下邳西北多生梧桐則禹貢繹陽下邳者是也鄒山記云鄒山蓋古之繹山始皇刻碑處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按此地春秋時邾文公卜遷于繹者也始皇刻石紀功其文字一本無字李斯小篆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爲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上官求請行李登涉人吏轉

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休息今間有繹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其文云刻此樂石學者不曉樂石之意頗師古云謂以泗濱磬石作此碑始皇於琅琊會稽諸山刻石皆無此語惟繹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羑里城

相州湯陰縣北有羑里城周回可三百餘步其中平實高于城外地丈餘北開一門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曹子建詰紂文云崇侯何功乃用爲輔西伯何辜囚之囹圄

圖圍既成負土既盈興立炮烙賊害忠貞觀此意見文王見囚之地紂使負土實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今按此東頓丘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實郭緣生述征記云彭城郡有秅城云是崇侯家（一本作冢）自淮迄于淮河上河（一本作城）而實秅丘壟可阻謂之固然則小城而實皆古人因依立家以爲保固子建所云負土既盈或承流俗之傳耳大歷中湯陰有一尉姓張與數人同行過羑里城或問此是何城張尉荅曰此是郭令公圍相州時所築或曰此是羑里城紂囚文王之處何關郭令公築張尉曰某比在河南是不知文

王與紂事只將謂令公所築也

文宣王廟樹

兗州曲阜縣文宣廟門內并殿西南各有柏葉松身之樹各高五六丈枯槁已久相傳夫子手植永嘉三年其樹枯死至仁壽元年門內之樹忽生枝葉乾封二年復枯俗稱千年木療心痛人多竊割削之樹身漸細去地丈餘皆以泥累累泥封猶不免焉亦有取爲笏者色紫而甚光澤肅宗時二樹猶在廣德初御史大夫李季卿河南宣慰過曲阜謁文宣王廟因徧尋魯中舊迹縣使一老人導引每至一所老人輒指云此是顏子陋巷此

是魯靈光殿階此是泮宮季卿聞之皆沈吟嗟賞曰此翁真魯人也次至池水復指之此是釣魚池季卿問曰何人釣魚老人對曰魯人靈光常此釣魚季卿曰魯人敗矣又於路側見古碑季卿問是誰碑諸君並不能對有一尉遽至碑下仰讀其題云李君德政碑走還白云李君德政碑季卿笑曰此與魯人靈光何異

孟嘗鏤

青州城南佛寺中有古鐵鏤二口大者四十石小者三十石制作精巧又有一釜可受七八石似瓦而有耳相傳云是孟嘗君家宅鏤釜皆是孟嘗君之器也至德初

蕃寇南侵司馬李伾毀其大鍍以造兵仗其小鍍及釜僧徒懇請得免至今以鍍燒長明燈釜以貯油按孟嘗君門一本多此二字客三千人當時應有此器然至今千餘歲累經喪亂何能使茲二器如甘棠之勿翦乎或恐傳者之妄

佛圖澄姓

邢州內丘縣西古中丘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太和上佛圖澄願者天竺大國罽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濕所以言濕者思潤里一作理國澤被無外是以號之爲濕按高僧傳名僧傳晉書藝術傳佛圖澄

並無此姓今云姓濕亦異聞也大歷中予因行縣憩于此寺讀碑見之寫寄陸長源長源大喜復書致謝

巨骨

李司徒勉在汀州曾出異骨一節上一本作止可爲硯云在南海時有遠方客所贈云是蜈蚣脊骨又太子少師薛萼爲邢州留後亦有大骨面廣尺餘形圓有兩耳高可三四寸云洺州人掘漳河古堤于瓮中所得刺史魏凌知萼愛奇故封寄焉題云閻老王尾膞骨淩與萼酒徒相狎故有此戲

大魚腮

海州土俗工畫節度令造海圖屏風二十合予時客海上偶於州門見人持一束黑物形如竹篾予問之其人云海魚腮中毛擬用作屏風貼因問所得云數十年前東海有大魚死于岸上收得此惟堪用爲屏風貼前後所用無數今官造屏風搜求得此奇文異色澤似水牛角小頭似猪鬃大頭正方長四五尺廣可一寸亦奇物也今人間大魚腮中鬚毛長不盈寸此物乃長四五尺魚亦大矣交廣記云吳時滕循爲廣州人或言蝦鬚有一丈長循不之信其人後故一本多故字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寄循魚腮長五尺無足怪者

竊蟲

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可見俗人以其難見號竊蟲云有此者不祥余曾覩此蟲大如半胡麻形類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或時暫止須臾復振牀壁牕戶之間暗黑之處多有之拾遺孟匡朝貶賀州作竊蟲賦比之鬼魅似都不識此蟲

霹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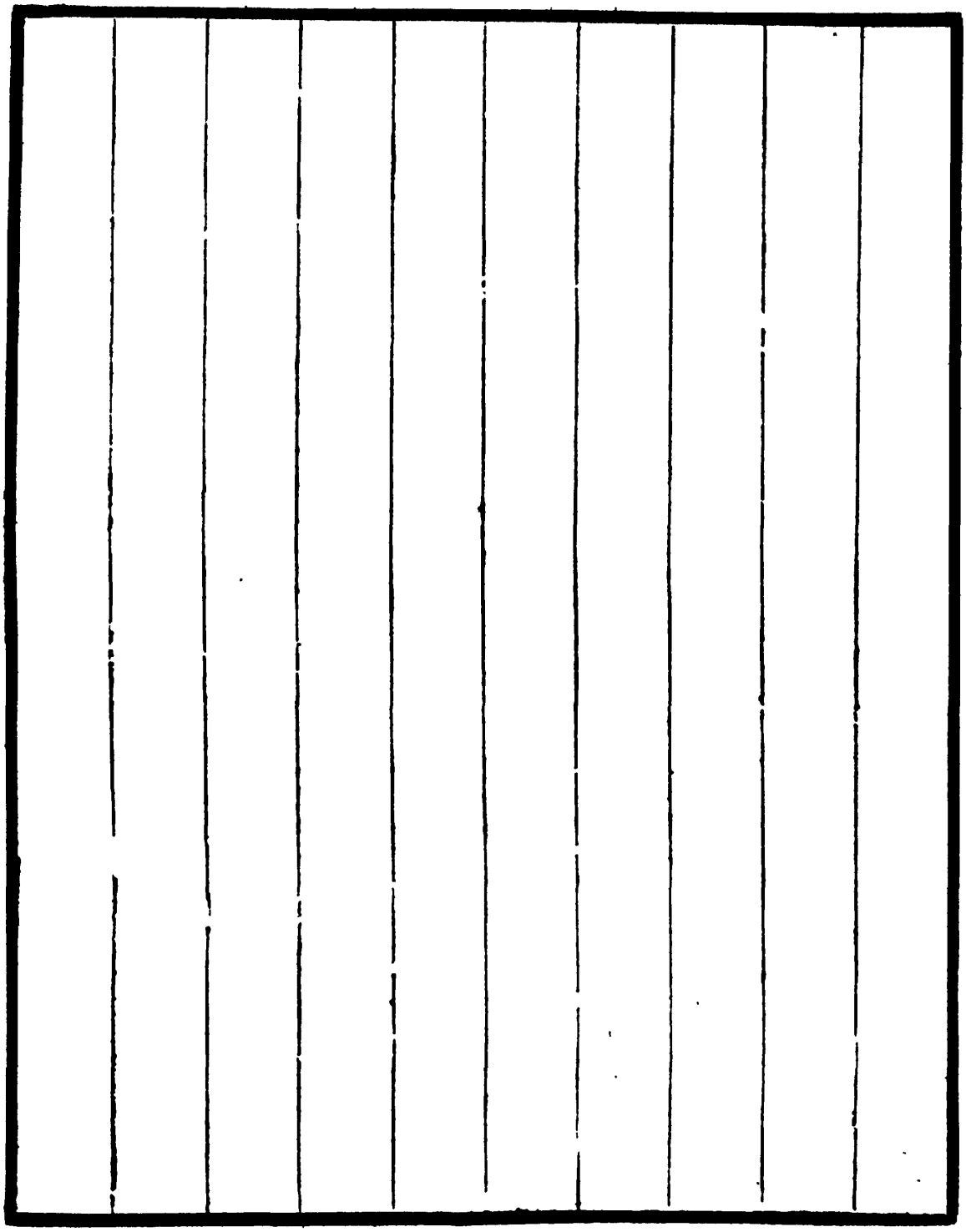
人間往往見細石赤色形如小斧謂之霹靂斧云被霹靂處皆得此物予曾於小朱山僧海德房中見一石與前後所見者皆相類問將此何用曰房中大石往年被

霹靂爲兩段於霹靂處得此俗謂之霹靂楔偶然收之無所用也按元中記云玉門之山西有國山山上有廟國人歲歲出礩數千石（一作數千名）曰霹靂給霹靂用從春至秋乃罷諸字書檢無礩字禮記有雜金鑽牛骨鑽音爲祖今（一本無今字）合礩字石傍與金相類讀宜同矣盛宏之荆州記亦載南中雷神有洪五之事然則俗傳霹靂之石其信然乎夫雷者陰陽薄觸之爲耳激怒尤盛或當其衝則謂之霹靂若以爲神道譴怒而降之罰又何待一拳之石以成其威耶

魚龍畏鐵

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涸魚商絶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脩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頗多知遠甚以爲憂或說梁代築浮山堰頗有關壞乃以鐵數萬斤墳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即依其言而塞穴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于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大歷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劒于池內淬之蛇魚皆死子家井中有魚數十頭因有急家人以藥杵投之十井信宿魚皆浮出知魚亦畏鐵焉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封氏聞見記卷第九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剛正

狄仁傑爲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先脩宮頓并州長史李元沖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必致雷風之異欲別開路仁傑謂曰天子行幸十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敢害而欲避之元沖遂止果無他變上聞之嘆曰可謂丈夫也後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吳楚風俗時多一作加淫祀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傑並令焚之有項羽神號爲楚

王廟祈禱至多爲吳人所憚仁傑先致檄書責其喪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除

淳信

陸少保宇元方曾於東都置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置子姪以爲言元方曰汝太奇豈可爲錢而誑箇人

端慤

宋璟爲廣府都督元宗思之使内侍楊思勗馳馬往追璟拜恩就馬在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

倖殿庭因訴元宗嗟嘆良久即拜刑部尚書

貞介

中書侍郎張鎬爲河南節度鎮陳留後兼統江淮諸道將圖進取中官絡繹鎬起自布素一二年而登宰相正身特立不肯苟媚閹宦去來以常禮接之由是大爲羣閹所嫉稱其無經略才徵入改爲荆府長史未幾又除洪府長史江西觀察使

謇諤

相里造爲禮部郎中時宦官魚朝恩用事薰灼内外朝恩稱詔集百僚有所評議時恩陵轢旁若無人宰相元

載以下唯唯而已造挺然衆中抗言酬對往復數四略無降屈之色朝恩不悅而去朝廷壯之

抗直

崔祐甫爲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衮當國百寮仰止祐甫每見執政論事未嘗降屈舍人岑參初掌綸誥屢稱疾不宿直承旨人情所憚諸人雖咄咄有辭而不能發崔獨見諮以舍人職在樞密不宜讓事于人岑舍人稱疾既久多有離局衮曰此子羸疾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衮默然無以奪之也由是衙之及今

上在諒闇衰矯制除崔爲河南尹星夜電發令上覺其事遽追還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衰謫於嶺外

忠鯁

李惇爲淄青節度判官使王衡弟頗干政惇一本有惇字屢言之衡曰兄弟孤遺相長不忍失意惇曰君憐愛祇合訓之以道何可使其縱恣也衡家又好祈禱車輿出入人吏頗以爲弊惇又進諫衡不能用他日衡對諸客別有所問惇曰惇前後頗獻愚直大夫不能一本無能字用今又問衡作色曰李十五好爲詆訐惇曰忠言大夫謂之詆訐久住何益請從此辭再拜趨出命駕而去衡怒甚

不使追之時人皆謂惇有古人風

誠節

權皐爲范陽節度掌書記祿山男慶和承恩尚主皐在京親禮會畢歸本道知祿山有異謀出路托疾詐死家人在一本作載喪以歸封丌僅達而關東鼎沸皐微服變姓名至臨淮於驛家傭賃欲數知北方動靜故也尋過江上一本作二京復肅宗發詔褒美拜起居郎辭疾不赴皐以崎嶇喪亂脫身虎口遂無宦情在江外七年卒

任使

李太尉光弼鎮徐方北扼賊衝兼總諸兵馬緣征討之

務則自處置倉儲府庫軍州一本改軍中差補一切並委判官張儉儉明練庶務操割發遣應接如流綽有餘地諸將欲見太尉論事太尉輒令與張儉判官商量將校見之禮數如見太尉無異由是上下清肅東方晏然天下皆謂太尉之能任人

禮遣

張延賞爲河南尹官人有過未嘗屈辱其所犯既頻灼然不可容者但謝遣之而已先自拜立與辭即令郡官祖送由是士子敬憚各自脩飭而河南大理

遷善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判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位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太尉與勅使打毬聞判官張儉至太尉與之盡禮荅拜神功大驚呼一本呼上有幕字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與之盡禮荅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是幕賓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神功比來受判官拜大是罪過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請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比來錯受判官拜判官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今還判官拜一一拜之諸判官避而不敢當遠近聞之莫不

稱其宏量

惠化

閻伯嶼爲袁州時征役煩重袁州先已殘破伯嶼專以惠化招撫逃亡皆復鄰境慕德襁負而來數年之間漁商闐湊州境大理及移撫州闔州思戀百姓率而隨之伯嶼未行或已有先發伯嶼於所在江津見舟船問之皆云從袁州來隨使君往撫州前後相繼津吏不能止其見愛如此到職一年撫州復如袁州之盛代宗聞之徵拜戶部侍郎未至而卒

推讓

高利自濠州改爲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得粳米直數千貫準一本作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人發濠州所在故爲淹泊候過數日然後到州士子稱焉

奇政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爲大恥皆相勸勵無敢僭違賦稅常先諸縣去官竟不捶一人

掩惡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于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毀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分雪之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生一本作坐被人皓罵竟席無怒色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與言其雅量如此一本作重

解紛

熊曜爲臨清尉以幹蠱聞太原守宋渾被人告一本告字在論字下經采訪使論使司差官領告事人就郡按之行至臨清曜欲解其事乃令曹官請假而權判司法及告事人至置之縣獄曜就加撫慰供其酒饌夜深屏人與語告

以情事欲令逃匿其人初致前卻見曜有必取之色慮不免遂許之曜令獄卒與脫鎖厚資給送出城并獄卒亦令逃竄天明吏白失囚曜馳赴郡具陳權判司法避迹失囚太守李澄不之罪也爲申采訪奉帖牒但令切加捕訪而已既失告者渾竟得無事

陵壓

嚴安之崔譚俱爲赤尉力行猛政譚恐安之名出已右一本云譚力行猛政恐安之名出已右每事欲先之安之使伍伯執大杖引前譚則益麤其杖安之越麤譚亦轉麤之如此大如椽力不能舉安之遂令執小杖譚亦細其杖安之越細

譚亦轉細之如此至杖大如筋不能用安之患其壓已遂都去其杖使伍伯空手而行譚果不能學

除蠹

崔立一作江爲雒縣有豪族陳氏爲縣録事家業殷富子弟復多蜀漢風俗縣官初臨豪家必先饋餉令丞以下皆與之平交初至陳氏欲循故事立逆呵之絲毫不入録事心有悵惋至衙日恃其豪盛謂立必不敢損已禮數甚倨立叱伍伯曳之初猶負氣下杖良久乃稱乞命羣官爭使人來救立並不聽杖之既困立料其必死命曳去之出門少頃而卒而一縣驚駭陳氏子弟親屬數

十人相率號哭闐塞堦屏立使鎖閉衙門一一收錄取其子弟盡杖殺之其疏者皆決驅出因自詣郡具言陳氏豪暴日久謹已除之計其資產足充當縣一年稅租太守知其事以申采訪云立不畏一本云不長豪強豪強爲人除害使司大見褒賞奏立強幹特請立充采訪判官拜監察御史

封氏聞見記卷第九

封氏聞見記卷第十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務尚

蕭誠自務札翰李邕恒自一本云怕書言別書二人俱在南中蕭有所書將謂稱意以呈邕邕輒不許蕭疾其掩已遂假作古帖數幅朝夕把翫令其故暗見者皆以爲數百年書也蕭詣邕云有右軍真蹟寶之已久欲呈大匠李欣然願見蕭故遲回旬日未肯出也後因論及李固請見曰許而不出得非誑乎蕭於是令家童歸見取不得驚曰前某客來見之當被竊去李誠以爲信矣蕭良

久曰吾置在某處遂忘之遽令走出既至李尋繹久不疑其詐云是真物平生未見在坐者咸以爲然數日蕭默一本多在默二字候邕賓客雲集因謂李曰公常不許誠書昨所呈數紙幼時書何故呼爲真跡鑒將何在邕愕然曰試更取之及見略開視置牀上曰子細看之亦未能好

諷切

賀知章爲秘書監累年不遷張九齡罷相於朝中謂賀曰九齡多事意不得與公遷轉以此爲恨賀素詼諧應聲荅曰知章蒙相公庇蔭不少張曰有何相庇賀曰自

相公在朝堂無人敢罵知章作獠罷相以來爾汝單字稍稍還動九齡大慚

歡狎

鄭昉性通脫與諸甥姪談笑無間曾被瓢瓦所擊頭血淋漓玉簪俱折家人惶遽來視外甥王在後至曰二十舅今日頭璧俱碎昉大叫曰我不痛裹函一作巫一作令命酒酣興盡昉後至戶部員外郎滁州刺史云

祛忼一本作愾

御史大夫鄧景山爲揚州節度有白岑者善療發背海外有名而深秘其方雖權要求者皆不與真本景山常

急之會岑爲人所訟景山故令深加按劾以出其方岑懼死使男歸取呈上景山得方寫數十本牓諸衢路乃寬其獄

脩復

顏真卿爲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親書其一立於郡門內紀周時臺省擢牧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之西紀顏氏曹魏時顏裴高齊時顏之推俱于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茲郡其一是東方朔廟碑鐫刻既畢屬幽方起逆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蕃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晁好事之士也掘碑使立

于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都門時顏任撫州子晁拓三碑本寄之顏經艱故對之愴然曰碑者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爲脩立非所望也即日專使賫書至平原致謝子晁後至相州刺史御史大夫

贊成

天寶初一本有成字一本作歲協律郎鄭虔采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草藁告虔私脩國史虔聞而遽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書既無別本後更纂録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爲廣文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名會

粹取爾雅會粹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虔詩云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即此之謂也

討論

著作郎孔至二十傳儒學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內族姓以燕公張說爲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垍燕公之子也盛承寵眷見至所撰謂弟垍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尔事而妄爲升降垍素與至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舉朝共推每商榷姻親咸就諮訪至書初成以呈韋公韋公以爲可行也及聞垍言至懼將追改之以情告韋韋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奮

筆將為千載楷則奈何以一言而自動搖有死而已胡不可也遂不復改

穎悟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之間遍能五經上書自舉并云一遍能誦千言勅付中書考試燕公問曰學士能一遍誦千言能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一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依命危坐而讀每遍畫地記讀七遍起曰此已誦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若十遍即是十遍誦得今七遍誦得何要滿十燕公執本臨試觀覽不暇而敬

忠誦之已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嘆羨即日聞奏恩命引對賜綠衣一作袍笏拜東宮衙佐仍直集賢侍講毛詩百餘日中三度改官特承眷遇爲儕類所嫉中毒而卒

敏速

天寶中漢州一作中州雒縣尉張陟一作涉應一藝自舉日試萬言須中書考試陟令善書者三十人各令操紙執筆向席環庭而坐俱占題目身自循一作巡席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筆俱成得七千餘字仍請滿萬數宰相曰七千可爲多矣何須一作必須萬具以狀

閻勅賜縑帛拜太公廟丞直廣文館時號爲張萬言

避忌

兼御史大夫韋倫奉使吐蕃以御史荀曾（一作會）爲判官行有日矣或謂倫曰吐蕃諱狗大夫將一荀判官何以求好倫遽奏其事令上改荀爲苟而其人不易及使還曾遂姓苟不歸舊姓

戲論

裴子羽爲下邽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兩贊府即道晴贊府稱晴長官即道兩終日如此非不和

乎一本有豈非二字

失誤

陽一本作湯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也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問贊府夫人何姓荅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何姓荅曰姓漆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卻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縣令大笑曰人各有姓何如此復令其婦出

謬識

相州城門舊以磚壘傳云越王爲刺史時作大歷中鄴中有士人素無學識而強談經史曾與予俱出北門其人問曰太守專城此是乎初以爲戲言察其意色非戲也余應之曰此是塼瓦之磚非專城之專其人悵然自失西門甯爲邯鄲令入寺行香見金燈花不識以爲芝草遽于一作令一作爲脩狀申使司使司差官就檢時兵戈之後僧徒多後輩亦不之識但云此芝草宿根春時生葉至夏生花秋乃死見來如此不記種蒔年歲檢官具上其事使司知其誤不復問矣

查談

宋昌藻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子也天寶中爲滏（一作淦）陽尉剌史房琯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通之會有中使至州琯使昌藻郊外接候須臾卻還云彼（一作波）額房公澹雅之士顧問左右何名爲額有恭軍亦名家子歛笏而對曰查名該詞爲額房悵然曰道額者已成可笑識額者更是奇人近代流俗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爲查又有百數十種語自相通解謂之查談（一作語）大抵迫猥僻（一作近）

嘲戭

補闕王志安晚不得志久游恒趙之間人畏其口莫敢

引用志安作詩以刺當塗者云末劫蘭香科下人衣冠禮樂與君臣如來若向閻浮出莫現從來丈六身見者彌增怨恚

慙悚

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近問之曰有添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惟此二字依舊右相曰若有此還是未盡逖逡巡不能對而退

狂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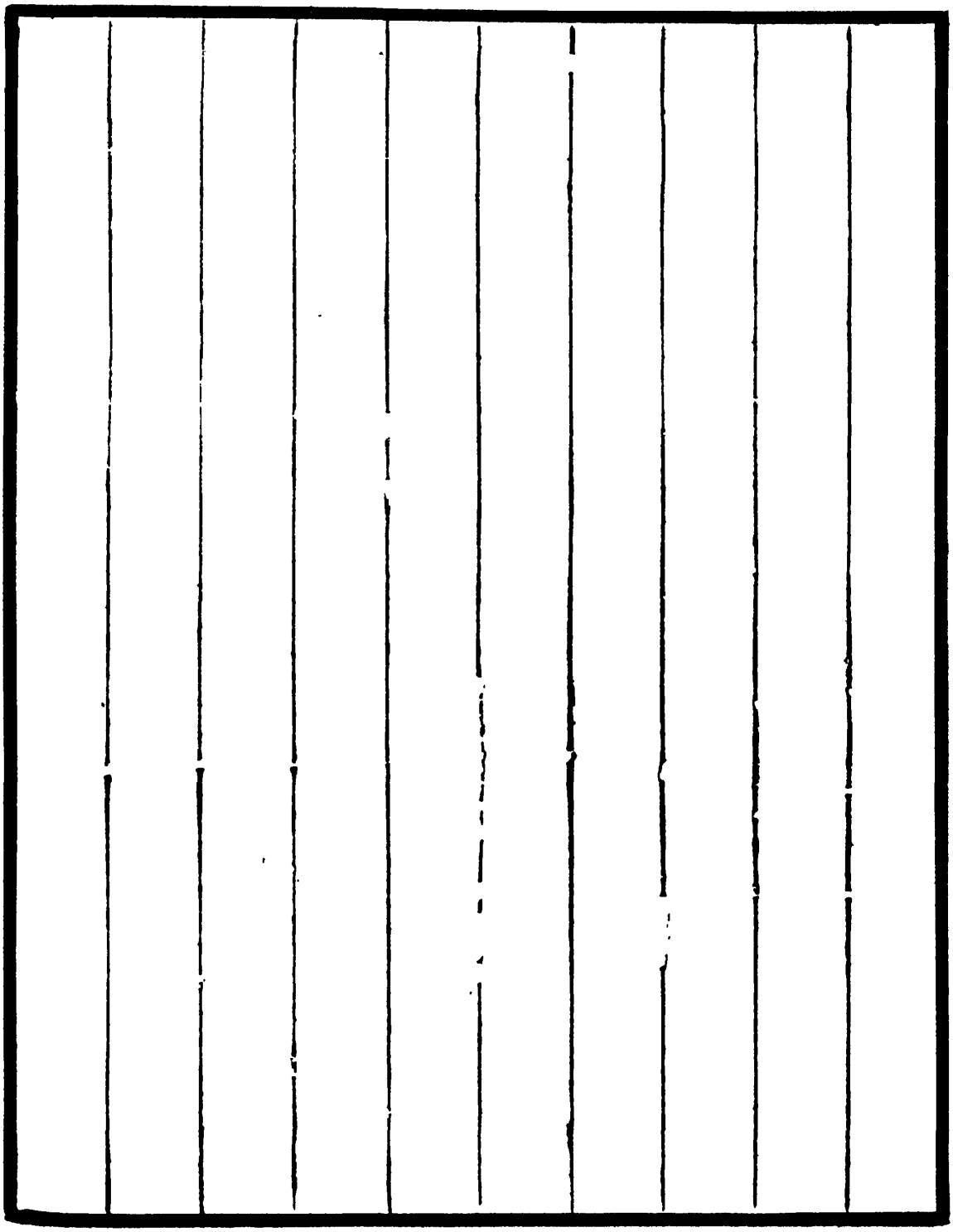
王嚴光頗有文才而性卓詭既無所達自稱釣鰲客巡歷郡縣求麻鐵之資云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一本名姓藏于書笈中人問將此何用荅曰釣鰲之時取此懞漢以充鰲餌兵亂之後嚴光年鬢已衰任棣州司戶時刺史有馬州佐已下多乘驢嚴光作詩曰郡將雖乘馬羣官總是驢對衆吟誦以爲笑樂

侮謔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爲詩曰舉意三江竭興心四海枯南游李邕死北望守珪殂液欲投謁二公皆會其淪蹲故云然宗叔范純家富于財液每有所求純

常給與之非一純曾謂液曰君有才而困于貧迫可試自詠液命紙筆立操而竟其詩曰長吟太息問皇天神道由來也已偏一名國士皆貧病但是裨兵總有錢純大笑曰教君自詠何罵我乎不以為過

封氏聞見記卷第十



樵家言用禪史氏之不足而讀封氏書於唐事知所未知其編類亦備富哉言乎明姑蘇吳岫識

予素有藏書之癖凡親友見借者暇日多手鈔之此書乃十五年前所鈔者至正丙申歲不幸遭時艱難烽火四起煨燼之餘尚存殘書數百卷今僻居深村無以爲遣旦夕賴此以自適亦不負愛書之癖矣至正辛丑上元日重觀于泗北疑夢軒雲間夏庭芝伯和父謹誌

封氏聞見記自六卷至十卷昔友人唐子畏見借所鈔恃以不全爲恨近又于柳大中借鈔前五卷庶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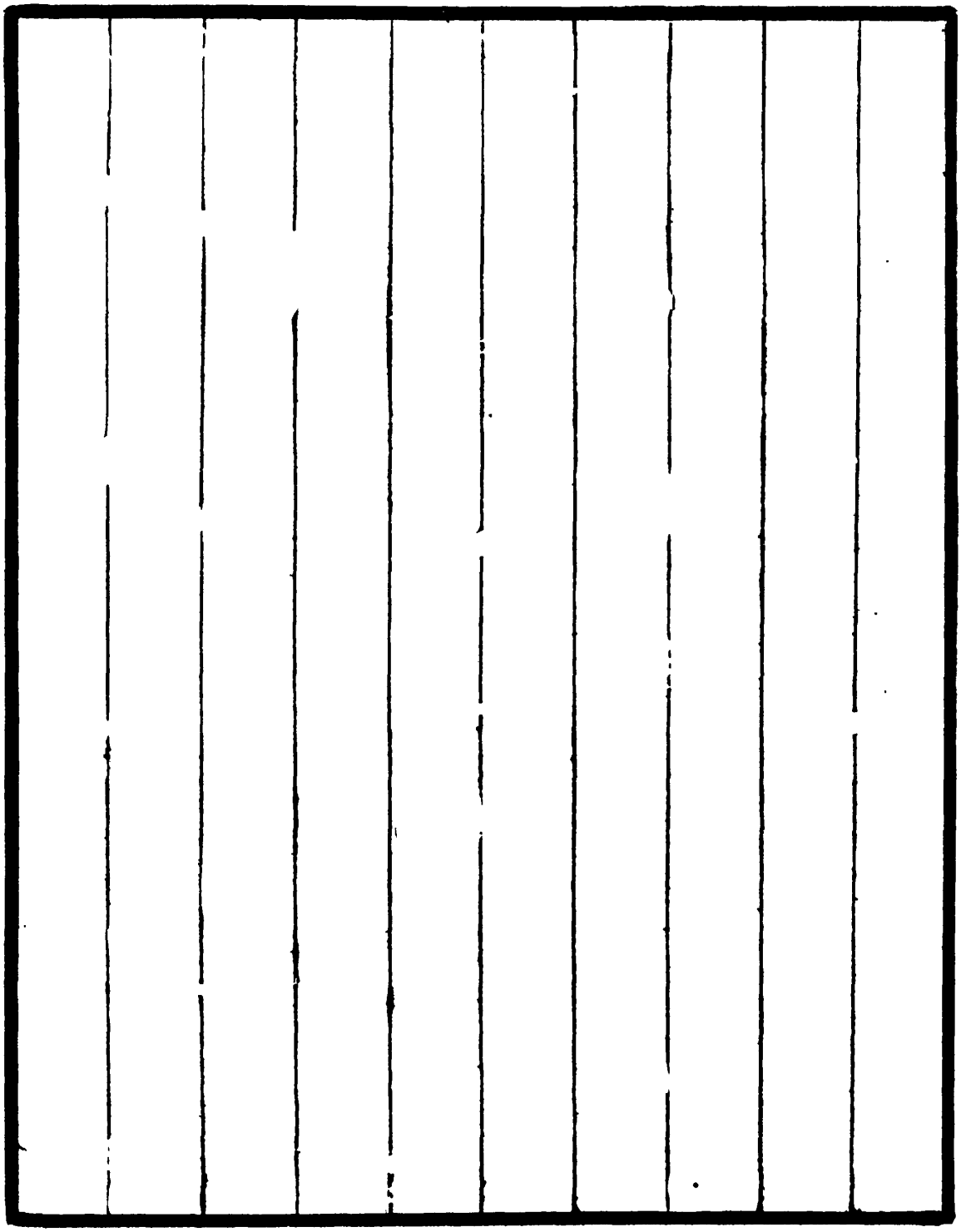
爲全書然第七卷中全局俱欠止存末後一紙耳嗟哉古書之難得如此富室子弟積書萬卷而不讀亦獨何心哉朱良育記

萬歷辛丑假酉巖秦翁藏本校過右二跋亦從此本錄出

常熟孫伏生允伽記

原本係吾吳方山家藏物也向爲邑中前輩孫伏生所得孫復從酉巖秦翁假別本細勘不可謂不加詳矣余與伏生孫岷自善乃得假而錄之虞山陸貽典勅先識時崇禎辛巳仲春二十有六日也

是歲重午後六日晚將原本勘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封氏聞見記十卷唐封演撰演里貫未詳考封氏自西晉北魏以來世爲渤海蓨人然唐書宰相世系表中無演名疑其疎屬也書中石經一條稱天寶中爲太學生貢舉一條記其登第時張繟有千佛名經之戲然不云登第在何年佛圖澄碑一條記大歷中行縣至內邱則嘗刺邢州卷首結銜題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而尊號一條記貞元閒事則德宗時終於是官也是書

唐宋藝文志通志通考皆作五卷書錄解題作二卷殆輾轉傳鈔互有分合此本十卷末有元至正辛丑夏庭芝跋又有明吳岫朱良育孫允伽陸貽典四跋良育跋云自六卷至十卷友人唐子畏見借所鈔近又於柳大中借鈔前五卷第七卷中全局俱欠只存末後一紙耳今考目錄所列凡一百一條第一卷僅二條不盈兩紙亦似不完第三卷鈃曹一條闕其末而風憲一條全佚不止闕第七卷第七卷中視物遠近一條海潮一條北方白虹

一條西風則雨一條松柏西向一條皆全佚蜀無兔鴿一條佚其前半月桂子一條僅完其下石鼓一條弦歌驛一條又闕高唐館一條亦不完其上下温湯一條又闕其末而目錄此條之下註增字亦非僅存末一頁者中間又頗多闕字允伽跋稱借秦酉巖本重校意其與朱本小異歟然稱朱跋從秦本錄出則又不可解疑久無刊本遞相繕寫又非復朱氏之舊矣唐人小說多涉荒怪此書獨語必徵實前六卷多陳掌故七八兩卷多記古蹟

及雜論均足以資考證末二卷則全載當時士大夫軼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諸語數條而已其中音韻一條記唐韻部分爲陸法言之舊其同用獨用則許敬宗所定爲諸書之所未言文字一條論隸書不始程邈援水經注爲證明楊愼矜爲獨見者乃演之所已言又顏眞卿韻海鏡源世無傳本此書詳記其體例知元陰時夫韻府羣玉實源於此而後人不察有稱眞卿取句首字不取句末字者其說爲杜撰欺人併知永樂大典列篆隸諸

體於字下乃從此書竊取其式而諱所自來月中桂一條記桂子月中落一聯爲宋之問台州詩足證計有功唐詩紀事駱賓王爲僧之妄他如論金雞露布鹵簿官銜石誌碑碣羊虎拔河諸條亦皆原委詳明唐人說部自顏師古匡謬正俗李匡乂資暇集李涪刊誤之外固罕其比偶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封氏聞見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封演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